杨浦记忆

轻舟已过万重山

■陈茂生 文

有事“进城”,特意到老宅所在路段走了一圈。暌违七载,期间来去也有数回,但重走当年路还是第一遭。

欣然所见沉寂数年已经荒草丛生的空地,如今有了好几部橘黄色吊机在忙忙碌碌,偌大空地一角上已“长”出了新楼宇的“萌芽”。

有弄堂俚语这样说:人人都说旧房破,有谁知道新房“俊”?从接到征收通知的那一刻大家就在猜:这里以后究竟会建个啥?这块编号“171街坊”的每一点变化都是最能引起共鸣的话题。如今终于有眉目了。感慨之余,就往“同学群”发了几张现场照片,准备迎接大家的关切与点赞。

但随后的反应比想象的要“弱”很多。仅相熟的同学礼貌地发个“谢谢分享”表情包,其余各位都懒得“吃瓜”。原本的满腹踌躇被风吹雨打去,只能一边刷手机自我解嘲,无所事事才有“滥觞”的多情善感;另一边,不禁忐忑地“掂量”:万物与己无关,唯有往事才会幡然动情,如此“恋旧”会不会有点“痴呆”前兆?

想当初刚搬离时,常用新居周围街区“青涩”的生活气息与弄堂的市井生活“烟火气”作比较,于是对逼仄老屋的念叨几乎无所不在。譬如怀念马路边公交站旁深夜“鸡鸭血油豆腐细粉汤”的味道,怀念弄堂隔壁餐饮店小笼包的那一口汤,怀念转角美发店江西老板娘“做头发”的手法,也感慨“老早楼上爷叔‘打呼噜’都听得清楚”,当然也怀念几十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邻居,尽管真见了也许仍感觉“撒气”,但不见就只有“想念”了。

这代人从老房到新房,房子嘎小不晓得哪能过来的,远不是一场搬家那样简单,其中的悲欣交加哭笑由己;哭,是不舍也是告别;笑,当然是喜悦更是希望。光阴荏苒,当年怀中的婴儿已经背着书包上学校;豆蔻少女、翩翩少男早就褪去稚嫩成了步履匆匆的上班族;在征收协议上签字的那一代人,虽久经风霜也已融化在一声声“爷爷奶奶”的稚嫩呼唤中。

光阴荏苒,而今新房附近哪家菜店新鲜又实惠,当家的早已摸得“门清”;退休的广场舞、聊天、打麻将都有了固定“搭子”;乃至搬来时刚开张的点心铺,前不久已大言不惭地贴着大红广告“七周年老店,周年庆优惠”。

物换星移中,老弄堂的人如同一颗颗种子,在新社区里生根,开花,结果,并撑开一片绿荫,直把他乡当故乡。只是,还有氤氲的怀念情愫渗透进了新居的砖瓦缝隙中,都说时光能够疗伤,尤其是离愁别绪,感怀伤感。

也许,再过二三年,器宇轩昂的新楼建成开张时,会与三五当年同学重游故地,登高楼俯瞰旧貌新颜,谈笑中寻找原先的老屋方位,用一杯清茶最终告别过往。尽管心里还是有道隐约难迈的坎:没有小辰光躲猫猫的旮旯、没有下雨天能躲其下面打牌下棋的“过街楼”、没有能爬上去放风筝的屋顶,那些巍峨的高楼,与我,没有了心灵上的呼应。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别人都在轻舟之上,如我这般念念不忘岂不是那个啼不停的猿猴?

老屋及所依附的故事和传说,终如一只随风飘荡的风筝,渐行渐远。

“草色花光似故人” ■王子亮

意犹未尽

一张条案

■魏鸣放 文

那一年,有一张条案,在老屋客堂的中央。

记得,这在当年工人新村的其他家庭,从来没有见过。

一般条案,多在古代大户人家里。

中间一横,两端翘起。上面立着花瓶和笔筒之类。再上面,则是一个大幅书画,两边书法对联。下面,一个厚重的大方桌,两边太师坐椅分列。

而在当年的老屋,所谓条案,既不加工,也无雕花,只是一块三米见长的粗厚木板,仅以一般墨漆抹黑,实在太过简单。

当年,外婆和外公,静静分坐于方桌的两侧,在我记忆中神化了那古旧的氛围。

条案的上方,供一幅伟大领袖的画像。再往上,悬下一个长长的黑色挂钟。里面,一只黄铜钟摆,一刻不停地摆动,发出格嗒格嗒的声响,像是要将人生童年的漫长岁月,细心敲打成一个个冗长的上午和下午。

再往上,挂一幅加长的玻璃大镜框。蓝底画面,中间一大片硕大的牡丹花,四边四只喜鹊,嘴衔着长长的红带,向着四方高飞。

西面的高墙,也是一个大玻璃镜画框。

老屋的南门,正对着一家托儿所。

门前的小路,是一片泥地,大多黑湿,这让来往的行人悄然无声。平时,大都是白天,正对门的托儿所那边,不时传来一阵阵管风琴的音乐。同时,还隐隐伴有里面孩子的轻轻哭声。尤其是,下午两三点后,睡在地板上的大小孩子,一个个午后梦醒,一声声哭爹喊妈响起。里面,一时哭成了一个“小小伤心人”的世界。记得,那一个个下午,或是黄昏,一直要等到双职工家庭的年轻父母们,下班后来到这儿,接走所有的孩子们,一切才会重归于平静。

那一年,我们有着外公和外婆。我们不哭。

那时,我们人小,姐弟三人,出入条案之下。

一抬头,可见高高上方,大镜框中小小倒影,迷幻于一片金碧辉煌之间。

一般都是,白天的中午,外面的阳光,正从大门和高窗进入。再加上高高墙上两块大彩色玻璃镜面的强烈返光,小小堂屋下,一时间,千道金光,万道炫白,一起幻化而成天底之下最为光亮的城堡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岁月悠悠

老太的笑

■袁雅琴 文

我从小生长在农村。我们袁家宅是大宅,有太祖母、祖母等近十位小脚老人。母亲也是小脚,只是比奶奶辈的脚稍大。小时候我与她们生活在一个宅子,天天相见。

宅上还有几个嫁出去的老姑婆,凡袁家宅上有重要事情,她们尽管是小脚老太,但都愿踏着坑坑洼洼的泥土路,步履蹒跚地回娘家相聚,聊聊家长里短。

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没有看到老人们笑过,包括我的祖母和外婆。她们虽是慈祥可亲,但似乎也不知笑是什么样子。小时候的我原以为小脚老太不会笑,就和刚出生的小毛头只会哭一样,是人的本性。

解放后,妇女成了半边天。那时我刚入学,看到不会笑的小脚老太开始面带微笑,有时几个老太聚在一起,还会开怀大笑,原来乡间老人也会笑。

解放前后的事,我记忆深刻。那时农村老年人生活艰苦,尤其那些农村小脚老太,除了不下水稻田干活外,繁重农活、家务活都要做,一家人的吃饭穿衣要解决,从一粒棉花籽下地开始耕作,到收棉花后纺纱织布,再缝制成衣服,全靠夫妇自力更生。

那时,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,日出而作,而小脚老太日落还不能休息,在煤油灯下坚持纺纱或织布,给全家人缝缝补补,肩负家庭生活重担,十分艰辛。此时,小脚的行动不便就像是身上沉重的枷锁。在生活重压下,哪有让她们可以笑的开心事?

我母亲也是小脚,但不是很小的尖脚。听母亲说,5岁时也被裹了脚,后被开明的外公干预,放松了裹脚布。母亲年轻时也不太会笑,后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,微笑才慢慢挂脸上。我考上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,母亲喜笑颜开。那时大学录取率很低。母亲告诉我,大队召开社员大会,领导还特别表扬了她,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小脚妇女也培养出了一名大学生。

母亲说起此事,脸上充满自豪的笑容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为了和母亲联系方便,我给独居农村的她装了电话。每当听到亲人在电话里回应时,母亲心里都十分开心,后来还学会了煲电话粥,常讲得哈哈大笑。

20年前一次回家省亲,母亲疑惑地问我:“看到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贴在耳边,边走边在自说自话?”我告诉她,这是用手机在和别人打电话。我让随行的女婿当场用手机拨通了电话,让老母亲拿着手机试听了一下。“真稀奇,这小小的没有线也能打电话?”老母亲说着,发出了一阵满足了好奇心的开怀笑声。

老母亲离开我们已多年,我还是常回故乡看看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,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原来的老屋都变成了一幢幢漂亮的楼房,家家屋顶上都装有环保节能的太阳能热水器,围墙内院子宽敞,种着果树,放着盆景。农村的泥路早已变成水泥路,通到每家的门口,土地专人承包耕种,老人不再下田种地。老太们穿着适时,面色红润,精气神十足,精神面貌与上两辈老太相比,真有天壤之别。

海上风物

观“上海百年商业文明文化展”

■费平 文

好多年没逛淮海路了,书店更是久违。

那天一并让我重返了,浏览了淮海路上的上海香港三联书店,为的是去相约一下老物件——“梧桐守约亦有情”上海百年商业文明文化展。

“三联书店”在我学生时代就听说了,那时对“三联”还不知其意,直到中学时方知是“生活、读书、新知”三家书店的简称,其前身是新文化运动先辈邹韬奋、徐伯昕等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、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,在1948年合并为“三联书店”。

在淮海路光明邨不远,便是上海香港三联书店。还没进门,透过玻璃橱窗,我看到了三件被誉为“海宝”级的展品:一百年前的牛奶箱、六十年前的棒冰木箱和冰桶。那只牛奶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挂在上海人家门口的,黄底黑字显示的霞飞路1567号是“可的牛奶”的原址,即今天的淮海路湖南路口,是最早在上海生产销售的牛奶公司。而棒冰木箱和冰桶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,背着冰木箱敲喊、冰桶挂在自行车上走街串巷叫卖,那斑驳的外壳上早期的棒冰包装,蕴含着许多上海人的童年记忆。

海派商业文明为何在上海出现?上海有哪些老字号品牌延续至今?著名作家马尚龙为这次策展起了一个诗意的名字“梧桐守约亦有情”。

一长条案上,布满了梧桐叶,点缀着上方的旧时月份牌和几份放大的当年的发票。那些曼妙美人的经典广告形象,如同民族品牌广生行旗下产品及海报,将传统年画与流行的美人元素巧妙结合,早早就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兼容并蓄的海派精神。

漫步三联书店,在各类图书的包围中,感觉现代智慧与旧时物件的糅合、精神文化与物质产品的渗透是如此和谐,三联版类、港台版类、店长推荐类、综合艺术类图书以及品牌类期刊等,与老上海的南京路、淮海路、福州路、老城厢等旧照片相映成趣;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德胜咖啡行订单、内有咖啡食物的原罐与老物件的衍生物海派文创产品等相得益彰。一帧清末民初“端木遗风”的牌匾,为孔子弟子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之风,因为子贡复姓端木,故而得名。而当我看到大白兔奶糖各式各样的包装纸和梅林的午餐肉、番茄酱、糖水梨罐头等,我的视觉神经就立刻兴奋起来。

此次展览的展品时间跨度百年之久,涉及民生百态并涵盖广泛,除了当年名声响亮的民族品牌,也有延续至今的海派老字号——光明、邵万生、宝大祥、杏花楼、先施百货、国际饭店、双妹、王宝和……这些精选的展品如同时光里的真实碎片,如一片片梧桐叶,诗意化象征百年上海商业品牌故事,浮浮沉沉、一代一代。

在秋风送爽、梧桐渐黄的日子里,徜徉在近百件商业历史原件的收藏品中,从中触摸那个时代的风尚,重新跟“老物件”相约,仰望它们,既是一次艺术的享受,更是得到了这个城市浩瀚文化底蕴的滋养与馈赠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:65653113 邮编: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